

女人觉得天塌了,地陷了,“我恨死他了,说好老来伴,那么早就把我抛弃了!”刚刚退休的女人原本想继续“小鸟依人”。

女人的男人是家中的主心骨,女人嫁给男人后什么事情都是依赖男人,但家中要做主的事可一定要女人说了算。女儿想当医生,填报高考志愿时,男人同意女儿的决定,女人不同意,“如果你们要填报这个我就从楼上跳下去!”男人害怕了,“那就算了。”女儿想出国,开始女人是同意的,后来还是不舍得,女人拉着男人找女儿谈话:“妈妈不舍得你出国,如果你病了怎么办?我办签证去看你是来不及的。”男人虽不满意这“没出息”的选择,但最终女儿还是没有去“洋插队”。

女人单位安排她去出境旅游,不可以带家属,女人就放弃了在别人看来很值得羡慕的机会。男人如果要出差,事前都要安排好,买好食品塞满冰箱,千叮万嘱咐交代才一百个不放心地出门。女人眼巴巴地看着提着行李箱还没有迈出家

六十岁学吹打

● 倪超英

中国有句古话是“六十岁学吹打”,现在理解了这句话应该是两重意思,一是到这个年纪才想到学那些有一定难度的事,二是这个年纪还肯学这些,也是不容易的事。

自从爱上那空山绝响、丝桐妙音的古筝以来,早就下定了决心,要学会这个,不管自己几岁,就算是“老有所学”。勾、托、抹、颤、摇、琶、上下滑音等指法就是件让人心旌摇曳、心旷神怡的美事。

可是真正学习古筝,与欣赏大师那行云流水般的“诉说”真的是两码事,别说达到那种境界,就算是音准、节奏、音律那些最基本的要求也成了难事,就连节拍器都不会用。都说音乐要天赋,喜欢并不是天赋,那只能算是爱好;要说基础,除了8岁那年学过一个星期的琵琶,再也没有碰过;有人说,每天练琴的时间需要9个小时,有这样的要求更是天方夜谭。

但是既然学了就认真学,学到哪儿算哪儿。非常庆幸自己遇到了好老师,李雅雯、朱慧、陈英华、刘飞,她们都是教琴童的。所谓一张白纸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,手指僵硬、关节不能独立的老年人真的是很难教。以欣赏文学的眼光去挑谱子,难为了自己更难为了老师。好在老师不仅从不嫌弃和放弃我,而是细致入微、丝丝入扣。年轻的刘飞老师的教学经验太丰富了,也太有办法了:就像你写文章要对每个字负责一样,21根弦上走,你要对每个音负责;按音、触键、大切分,时间点要精准,体现节奏的那些音要把握好,该接住的就要接住,不拖拍、不抢拍,各就各位,节奏稳住。教我这个长辈学生,她没有半句怨言,这让我真的很感动,也让我咬牙坚持。

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,也给老师

不要太依赖男人

● 顾海鹰

门的男人说:“你要早点回来!”男人飞速地点头,心急火燎地办好事情,尽快尽早就返回了家中。

女人不会从取款机里取钱,卡被吞了3次,每次都是男人跑很远的路去重新办手续,再毫无怨言地站在女人身后,重新手把手教女人怎么取钱。对于如何存钱,女人是坚决不学的,她说男人会去存的。女人不会用手机,还是男人这次生重病了需要家里、医院打电话,男人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女人教会了。

男人突然就病得不轻,肺癌晚期转移到了脊柱!女人就是想不通,这么好的男人说背疼怎么就成骨癌了?当诊断明确的时候,女人拉着男人的手大哭大喊:“以后怎么办啊?我怎么活呀!”

开胸手术后放疗,男人以为还有很长的康复时间,说回家休息买个可以遥控的床自己调节,夜里就不要麻烦女人。4000多元新买的床放在客厅,男人放疗

后回家在这个新床上只躺了3天!从发病到离世只有一个多月。

女人现在不仅不敢自己一个人睡觉,就是一个人在家都害怕,吃饭端着饭碗站在阳台上边看街景边吃,因为以前吃饭是女人和男人说话最多的时候。站在阳台上的时候,女人有几次都想往下跳。

男人不在半年了,女人遇到了很多以前没有遇到的难事,最烦心的一件事情是男人股票炒得很好,面对男人留下的“数字”和“单子”,女人一点都不懂,也不知该怎么办。证券交易所有好心人要教女人打理,女人马上说:“还是直接教会我女儿吧。”

女人现在遇到关心她的人就郑重地告诫道:“女人不要太依靠男人哦!”

桂花苑

刊头书法 徐珍



■ 大地回春(摄影)

李海波

有你真好

——《徐汇报》32年贺

● 徐根飞

我们的《徐汇报》,
32年有你真好!
从豆蔻年华一棵春苗,
到如今根深叶茂家喻户晓,
你伴我成长陪我变老,
喝茶聊天你不能缺少,
你是啄木鸟、布谷鸟、报春鸟。

我爱《徐汇报》,
你小身材大味道,

捧在手里稳重不轻飘,
治国理念大政面面俱到,
政府声音传到楼道,
桂花苑我也能发表文章,
传播正能量、岁月情、百姓味道。

我看《徐汇报》,
旧颜要换新貌,
32年一剑艰辛打造,
徐汇报变有你真实写照,
灿烂滨江的智慧之桥,
圆梦时代你必将划出彩虹一道道,
春风吹拂再看《徐汇报》,
如此多娇!

一个交代,从2018年起我就开始去考级,在一片不解和反对声中,在折腾自己更折腾老师的过程中,起起落落,百折不挠,终于冲过了七级,在优秀、良好、合格三个等级中,优秀那是想都不

用去想了,良好也是偶尔而已,合格已是心满意足、心花怒放。

六十岁学吹打,很无奈;六十岁学吹打,也很开心。让生活慢下来,让心静下来,真的很好。

又是一年春耕忙

● 邓训晶

惊蛰时节,又是一年春耕忙。赶在春夜那场喜雨来临之际,田间一场寄予丰收希望的“开犁盛典”缓缓启幕。这时,乡村里最亮的声音莫过于阵阵牛哞。改革开放前,农村的机械化程度低,所以春耕离不开耕牛。牛,就成了无数农人的宝贝。我下乡当知青时,队里许么爷是饲养员,喂养着几头耕牛和一头母牛。春耕农忙时,他凌晨就起床,给牛准备食物,让牛慢慢吃饱喝足。等到其他犁田人来牵牛时,他会千叮万嘱咐,不要让牛太累。每犁完一块田,他都会让牛休息一会儿。

那年母牛要下崽了,他没日没夜地守着,生怕有一点闪失。等小牛崽生下地,他把熬好的稀粥,还有偷偷地从家里拿来的几个鸡蛋,搅拌好喂给牛吃。鸡蛋在那个年代很珍贵,那是农家卖了换油盐钱的东西,但他宁可自己不吃也要给牛吃。

如今春耕时,牛已经难见踪影。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,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,各种农机都有了。耕田再也不用耕牛了。耕地机在田里来回穿梭,“突突突”的声音代替了牛“哞哞”的歌唱,一天功夫就把牛要用几天时间才能完成的田耕完,耕过的地平整细腻。

又是一年春耕忙,我特意去了乡下,举目四望,田里地里全是一片机器的繁忙,我很失落也很欣慰。我怀念有牛耕田的原野、牧童短笛的画卷、夕阳炊烟的村庄,就让这些美景留在我们的心底。让解放劳动力的机械,在希望的田野,耕耘出幸福的花朵。

写信

● 项纯丹

我自己一生中曾写过两封有价值的信:拯救一个家庭。

1974年初夏的一天,在上海电机厂与我同一车间的徐师傅邀我晚上去她家。在这年的春天,徐师傅的丈夫老郝因肝硬化过世。老郝是成都军区部队的一位营指导员,常年驻扎在青藏高原。恶劣的生存环境毁坏了他的健康。

为了两个稚气未脱的孩子,我为徐师傅写了两封信。一封写给老郝的叔叔大首长,一封写给成都军区某部。第一封信里,首先向大首长叙述了老郝不幸故世的消息和目前家里的情况,然后请求大首长为老郝追认烈士一事出力。信上说,虽然你们叔侄之间过去有些不和,但看在侄孙的份上,孩子是无辜的,又亟需抚养。第二封信,向部队首长正义辞严地表白老郝家属徐师傅的诉求和心愿。

我给她出的主意是先把第一封信发往南京,如果老郝的叔叔有回复,并肯帮忙,再动用第二封信。徐师傅言听计从地随即寄出第一封信。过不多时,老郝的叔叔就有了回复,要徐师傅去成都军区,他已安排好了。考虑到孩子在家没人带,徐师傅便带着两个孩子同行,还带上了我写的申诉信,千里迢迢去成都。过了半个多月,徐师傅母子三人凯旋而归。结果是老郝被迫认为烈士。两个孩子获得了烈士子弟的待遇,徐师傅还拿到一笔抚恤金。